

說

苑

三

說苑卷第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  
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  
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  
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  
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  
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  
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

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  
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  
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  
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  
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  
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  
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  
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  
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

人桀用有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寧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

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徙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

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謀世叔  
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  
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  
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  
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  
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  
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  
之諫敗死於戎故共維五始之要治亂  
之端存乎審己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

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已事其  
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  
慎也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  
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  
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  
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  
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故傳曰患之起必  
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  
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

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  
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  
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  
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  
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柰何  
矣若智能見之而强不能決猶豫不用  
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  
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  
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

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

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傅賣  
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寧戚故將  
車人也叩轍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  
國司馬喜饗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睢  
折脣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  
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  
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  
齊故詩曰縣縣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  
之以爲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

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縗縗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於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寧戚擊牛角而商歌相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堦孔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

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  
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  
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  
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賤百節  
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  
小節固足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  
亡閼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  
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

見弑於巨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  
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  
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  
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  
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  
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充故也  
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  
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  
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

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  
不敢出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  
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  
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  
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  
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  
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  
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  
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冢而

吳人服以其所為之順於民心也故聲  
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  
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  
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  
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為相七十  
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  
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  
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  
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弑殺王子

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  
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  
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  
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  
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  
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  
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  
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  
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

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徃古所以  
知今也夫知惡徃古之所以危亡而不  
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  
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  
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  
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  
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  
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